

往事钩沉

彭哲

拼在一起过暑假

儿时的暑假对我来说,总有一种又爱又恼的感觉。放暑假多好啊,不用每天起早上学,天天过得那叫一个无拘无束。虽说也有暑假作业,但总是优哉游哉地就写完了。关键是我们兄弟可以和表兄妹们一起玩了,与此同时,我们之间的“战争”也就开始了。

算起来是50多年前了。暑假一到,如同约定俗成一样,我们兄弟两个及叔叔、姑姑家的共六七个小孩子哗啦啦地全跑回了乡下的爷爷家。从这时开始,这一大群孩子的“拼”暑假就算是开始了。

爷爷奶奶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也感到头疼,但儿孙满堂的喜悦还是让他们乐颠乐颠的。乡下经济状况再紧张,也会使出浑身解数招待这些“小贵宾”,毕竟日子琐碎,孩子们如此拼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。于是由奶奶负责我们的后勤,我们只要开开心心地玩就一切OK了。

后来发现“只要开开心心地玩”不过是大人的期望罢了,孩子们才不可能那么乖巧听话。拼到一起的第一两天还好,还有一股子新鲜劲儿,彼此之间还能和睦相处,

日子一长可就不行了,你磕着我了,我碰着你了,或者又争抢什么东西了。其实孩子们在一起磕碰、争抢都是稀松平常,可那时我们都特别宠自己,吃一点亏就想告状,就想大人来主持公道,被告自然更不服气,于是更吵更犟。记得有一次,因为一个玩具,我和姑表妹吵闹起来。玩具是我带来的,她认为她是妹妹,得让着她,而我呢,感觉玩具是我的,我现在要玩,凭什么让给你呢?再说你这么凶,我偏不给你玩。

于是吵啊闹啊,最后发展到表妹哭着要回家。奶奶来劝,表妹自己打包了衣服,非要走不可。实在劝不住,奶奶便也由着她闹。那时候不仅没有手机,就连家里有自行车的也少,表妹吵着要回去,如果奶奶不送她,基本她也没辙。于是出现了僵局,奶奶便暗暗劝我,说你这样跟表妹吵,过几天还能去姑姑家玩吗?我一想,到时大家都去姑姑家了,剩我孤零零一人在家,肯定不行,于是权衡利弊,最终只能选择道歉。

一场纷争结束了,我和表妹重归于好,但另一处又显“烽火”。很快,弟弟和叔叔家的小哥哥又吵上了,好在奶奶对这一切也司空见惯了,见招拆招成了她的拿手好戏。就这样吵啊闹啊再辗转叔叔姑姑家,我们表兄妹拼在一起很快就把暑假折腾完了。

忘了是从什么时候结束这种暑假模式的,反正好长一段时间里,哪怕是现在,我都很怀念那时候的暑假,大家拼在一起,虽然吵着闹着,但日子过得真开心啊!

童年记录

玩“胶泥”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。村西小河沟里的红褐色泥巴黏性很大,老家的人们把它叫作“胶泥”。当年,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小伙伴们,三天两头来到河沟里挖泥滚爬玩耍。

盛夏的午后,我们几个小伙伴不顾头顶上磨盘大的太阳,赤脚下水把“胶泥”从河沟里挖出来,找块平整的路面去摔打。当时村西河沟边学校院里有个水泥乒乓球台案,小伙伴们们都争抢着到那里摔泥。班长大宝摇头晃脑地挤过来指导我们摔泥:“泥要摔熟摔透,就得功夫下够。”我用泥手抓一把脸上的汗水泥点,乒乓球台案上又响起了一阵啪啪的摔泥声。最后,二臭用根头发把胶泥剖开,横切面上没有了蜂窝气孔就是熟了。至今记忆犹新,为了得到一根长头发,上课时我将小手伸向了同桌小芳的头上,小芳反手相击,惹得满室同声哄堂大笑。

胶泥摔熟后分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开始“刻模”。大宝从口袋里摸出爷爷从集市上买来的多种图案的陶模子,把摔好的胶泥轻轻地按上去再慢慢压实。“刻模”这真是个技术活,压泥磨边时手

指的力度掌握要准。如果用劲小了,陶模上的花纹印不清晰,用劲太大了,容易把陶模压裂。半晌下来,长短不齐、大小不一的泥模就摆满了乒乓球台案:大红鱼、胖娃娃、八仙祝寿、柴王爷推车、狗撵兔子等图案。将泥模刻捧回家后,晾在南屋窗台上等它自然风干。我邀请爷爷奶奶来欣赏评奖,看着我摆弄着自己的“作品”,爷爷高兴得旱烟袋直抖,奶奶笑得弯下了腰。

刻泥模游戏时间一长也就厌烦了。在九叔的指导下,我学会了做泥哨。把一块摔熟的胶泥加工成长方形,用细铁丝把平面的两个角削去,然后在三个平面上各扎两个楔形的孔眼。晒干烧红浸在水盆里,捞出来打磨光滑含进嘴里一吹,泥哨就能发出尖利高亢的声响,煞是好听。为了避免我的作品与其他小伙伴们发生“产权”纠纷,在奶奶的主持下,我们把泥哨子分涂成三种颜色,大宝的染成红色,我的涂上绿色,二臭的喷成黑色……下午放学后去地里割草的路上,小伙伴们比谁的泥哨好看,谁吹得更响,叽叽喳喳嘻嘻哈哈,泥哨里发出的尖利声调惊飞了小鸟。

岁月留痕

粗粮细作吃折饼

阳曲地区,从古至今,民间有一种粗粮细作的独特食品,名曰“折饼”。制作的方法是:选稷子米(硬黄米)加少量黄豆、玉米,磨成粗面以温开水和软,置热炕或阳光下发酵,加适量碱水和糖,搅成糊状,倒入鏊中,以温火烙制,只烙一面成熟,然后将饼折成半圆形。如果将这种糊糊盛在碗中、盘内,上火蒸熟就叫“黄子”“黄蒸”。

折饼色泽金黄,外焦里嫩,松软多孔,香甜适口,一年四季皆可食用。

我家过去有摊折饼的专用鏊,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为家里人制作折饼。有时候还在刚摊上的糊面中,撒些煮熟的红豆膏,熟后一折,里面红外

表黄,既好看又香甜。每次摊折饼,我守在炉旁,几分钟后听见鏊内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说明已熟。取下盖子用小铲将圆圆的饼铲出来趁热一折,就成了折饼,我常常顾不上烫就把美食塞进嘴里。

退休后,三女儿知道我喜爱吃折饼,给我买回电饼铛。老伴做好面糊,先在加热后的电饼铛表面刷上一层油,以防止粘铛,再将一勺面糊从中间缓缓倒下,拨弄成圆形,熟后铲出,置于面案上摆好,冷后就储存于电冰箱。

老伴每次要烙制许多,可供我俩食用几天。多年来我一直食用这种粗粮细作的折饼,既调剂了胃口增进了食欲,还健康养生。

乡土记忆

压水井流出清凉来

老家地处平原,以前人们吃水要到村头的水井里挑,人多时还要排队,后来有了打井队,在家里一根钢管打下去,上面安一个井架,就能压出水来,自然方便了很多,很快,家家都有了压水井。

我们家的压水井在前院,水泥砌的底座,铁杆连着水筒,筒里添上水,叫“引水”,在杠杆作用下上下反复抬压铁杆,清澈甘甜的地下水就能从出水口源源不断地流出来。如果在出水口上套一个长水管,既可以浇门外种的菜,也可以把水送到后院灶房的水缸里。压水井的前面还垒有1米宽、1.5米长的水池子,深30多厘米,方便水桶放进去接水,当然也可以蓄水。小孩子天性爱玩水,特别是到了夏天,压水井成了相伴我的乐园。

炎炎夏日,每天放学,虽然母亲在灶房里给我备有凉白开,但我走到压水井边,还是会压出井水喝。父母都去地里了,我一个人压水带接水并不容易。那时我正上小学,人小力气弱。我像猴子一样,左手拿着缸子伸到出水口,右手扶着井架,只能用脚去压铁杆,一只脚压不动,还要身体悬空,压一下,站起来,把铁杆抬起,再用脚压,有时费半天劲儿,才压出来小半缸水,但我很满足,因

为刚压出来的井水冰凉冰凉的,水从嘴里咽下去,一直到肚里都是凉的,流到哪里哪里的火就灭了,浑身的热汗顿时蒸发,所有的汗毛都收缩了,有时凉得还会起鸡皮疙瘩,那种发自肺腑、由内到外的酣畅淋漓,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。

父母不下地的时候,估摸着我快要放学了,父亲会在水池里压满水,母亲会接一桶刚压出来的水放在旁边,里面浸几根黄瓜、几个番茄,都是刚摘的。我放学回来,衣服一脱,一边躺在水池里,一边吃着黄瓜、番茄,头顶上有浓浓的树荫遮蔽着,身子有凉凉的井水浸泡着,嘴里有新鲜凉爽的黄瓜番茄咀嚼着,那种悠闲自得,真是赛过小神仙。

当然,压水井也给全家带来了干净舒服。家人去地里回来了,可以用井水洗一下脸,趁天黑在水池里洗个澡。冬天,压出来的水总是温的,母亲洗菜、洗衣,手也不觉得那么冷了。但是因为自家打的水井都较浅,天旱的时候压出来的水又少又浑,要澄一下才能用。后来,村里打了深井,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,压水井也就完成了使命,退出了农家院子,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难忘时刻

父亲的嘱托

成晓村

前两天整理楼下储藏室杂物,翻出一个塑料壳小表,表盘陈旧模糊,表壳黄色已退,表针不走动。当手拿起它,眼瞅着它,50多年前父亲送表时嘱托的神情浮动于眼前。

1965年9月初,我被市教育局分配到远离市区的西山白家庄解放街任教。白家庄位于西山通往官地山的沟坡之中。解放街在两山沟壑突起的坡上。那时,市区通往西山的路起伏坎坷,穿过河龙湾,沿着河滩走近十里才到解放街。学校就设在坡上坐东朝西的老君庙。老君庙的大殿就是教师办公室,庙下的几排南北排房就是学校的教室。靠西的一间小屋就是我的宿舍。小屋阴暗潮湿,铺着老地砖,一张床,一张桌子。

1965年10月8日上午10点,我正在学校领学生上操,门房刘师傅说你父亲来了,我心里一怔。我父亲成如松那年已经65岁。他先在省轻工业干部学校任教,刚转调到省轻工业厅办公室负责《轻工简报》,编排、较对、审核、排印全都干,他不是下轻工企业了解情况就是抽空到印刷厂校对印刷,还要给单位写大字标语。因为他的字被局里人认可是一手好字。这是父亲解放前上学的时候苦练出来的,字是蝇头小楷,间架结构清晰顺畅,笔画有力,字体工整,他用眷写讲稿换来的钱给自己交学费。

正在我发愣之时,只见父亲已经站在眼前,他眯着眼,望着学生做操,眼神里含着微笑,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连忙招呼他到小屋休息,倒了一碗开水,让父亲坐在床上。父亲抹了一下额头的汗说,山区学校路虽偏远但很不错,你要珍惜好好干,我来送你一个小表,看看你。说着把一个马蹄型的崭新塑料小表掏出来放到书桌上。表是椭圆马蹄型,淡黄色塑料外壳,中间镶嵌透明玻璃,内装长短黑色时针、分针。直径十多厘米,厚度约5厘米,背面有两个旋纽,整个表文雅、大方。

父亲抬起头说,我送你小表有两个用意:一个是我做先生要懂得珍惜你的时间,第二个是珍惜学生的时间。他说话轻微,语气缓慢,表情郑重。“珍惜学生的时间就是不要上课讲空话,讲大话,不着边际,浪费学生的少年青春时光。”他说着抬起头,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。父亲从年轻时就从事教书先生的职业,这也许是对他教书育人的多年感触。望着父亲深沉的眼神,我心里一惊。鲁迅先生说过:“浪费别人的时间,就等于图财害命。”我醒悟了许多。从那天起小表陪伴我的教书生活,使教学变得有节奏、有规律,紧张而有序,古有“闻鸡起舞”,我却是闻表起身忙碌。教书育人寓教于乐。父亲的嘱托提醒我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,让孩子们享受更多的自我快乐,无拘无束地成长。

父亲一生自立勤勉,吃苦坚毅,他去世已40多年了,而我离开三尺讲台已十几年。此刻我抚摸这陈旧的小表,想起50年前父亲的嘱托,忽然脑子里涌出唐代诗人杜甫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诗句,想起来真是知子莫如父啊。

